舊五代史

十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　唐書三十四

趙光逢字延吉曾祖植嶺南節度使祖存約興元府推官父隱右僕射案舊唐書趙隱傳云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累加尚書左僕射廣明中卒考薛史作右僕射與舊唐書異光逢與弟光裔皆以文學德行知名案舊唐書光裔光啟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司勲郎中弘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季述廢立之後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爲副使因家嶺外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議者目之爲玉界尺案歐陽史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僖宗朝登進士第案原本作昭宗朝登進士第據舊唐書光逢係乾符五年進士當作僖宗今改正

踰月辟度支巡官歷官臺省內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案舊唐書云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爲監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士歷禮部司勳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如故舊唐書所載光逢爵秩較薛史爲詳今備錄之昭宗幸石門光逢不從昭宗遣內養戴知權詔赴行在稱疾解官駕在華州拜御史中丞時有道士許巖士瞽者馬道殷出入禁庭驟至列卿宮相因此以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紀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改禮部侍郎知貢舉光化中王道寢衰南北司爲黨光逢素性愼靜慮禍及已因挂冠伊洛屏絕交遊凡五六年

門人柳璨登庸案歐陽史柳璨與光逢有舊恩唐摭言云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廷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除吏部侍郎太常卿入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左僕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其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同光初弟光胤爲平章事時謁問于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清淨寡慾端默如此嘗有女冠寄黃金一鎰于其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于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于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教主天

咸初遷太保致仕封齊國公卒于洛陽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一

趙光胤光逢之弟也案新舊唐書俱云趙隱子二人光逢光裔光胤爲後唐相者光胤也薛史原本避宋諱稱光胤爲光裔似混二人爲一今改正俱以詞藝知名亦登進士第案舊唐書云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光胤仕梁歷清顯伯仲之間咸以方雅自高北人聞其名者皆望風欽重及莊宗平定汴洛時盧程以狂妄免郭崇韜自勳臣拜議者以爲國朝典禮故實須訪前代名家咸曰光胤有宰相器薛廷珪李琪當武皇爲晉王時嘗因爲册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當時咸謂宜處台司郭崇韜採言事者

云廷珪朽老浮華無相業琪雖文學高傾險無士風皆
不可以相乃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胤與韋說並拜平
章事光胤生于季末漸染時風雖欲躍鱗振翮仰希前
輩然才力無餘未能恢遠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擬
議以爲己任同列既非博通見其浮談橫議莫之測也
豆盧革雖凴門地在本朝時仕進尚微久從使府朝章
典禮未能深悉光胤每有發論革但唯唯而已後革奏
議或當光胤謂羣官曰昨有所議前座一言粗當近日
差近學者其可已乎其自負如此先是條制權豪强買
人田宅或陷害籍没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

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子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胤謂崇韜曰復恭與山南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于莊宗莊宗令自見光胤言之希朗陳訴叔祖復光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復恭爲張濬所搆得罪前朝當時强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氏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洎諸昆仲監護諸鎮何遂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胤方恃名德爲其所折悒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搆他事危已心不自安三年夏四月病疽卒贈

左僕射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鄭珏昭宗朝宰相綮之姪孫父嶶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光化中登進士第案歐陽史云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歷弘文館校書集賢校理監察御史入梁爲補闕起居郎召入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珏文章美麗旨趣雍容自策名登朝張全義皆有力焉案歐陽史云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貞明中拜平章事莊宗入汴責授萊州司戸未幾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于郭崇韜將復相之尋入爲太子賓客明宗即位任圜自蜀至安重誨不欲圜獨拜宰輔共議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珏貞明時久在中書性

畏愼而長者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卽奏與任圜並命爲相有頃珏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區明宗自汴還洛陽遣中使撫問賜錢二十萬食羊百口長興初卒贈司空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人自登第凡十九年爲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案古今事類云鄭珏當唐昭宗時作相文章理道典贍華美小字十九郎應舉十九年方及第又第十九人至相亦十九年時皆異之考珏以光化中登第歷相梁唐而古今事類以爲唐昭宗時作相誤也子遵太平興國中任正郎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一

崔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後魏爲太子洗馬因爲清河小房至唐朝盛爲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璀吏部尚書父彥融楚州刺史彥融素與崔蕘善嘗爲萬年令蕘謁于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勲郎中蕘爲左丞通刺不見蕘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于任誡其子曰世世無忘蕘故其子弟常云崔讐協即彥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進士第釋褐爲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爲左司郎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

儉相遇于幕次協厲聲而言曰崔蕘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天成初遷禮部尚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珏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

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甞厚置于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稱爲長者與物無競可以相矣道嘗爲莊宗霸府書記故明宗呼之朝退宰臣樞密使休于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與

循同職循曰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登庸之後廟堂代筆假手于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判祭酒事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爲定物議非之北夢瑣言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協强言于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加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四年春駕自夷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靖子頎頌壽貞惟頌仕皇朝官至左諫議大夫終于鄜州行軍司馬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四十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憕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安祿山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謚曰忠懿憕孫寀元和朝

位至給事中宋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穀廣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收復功爲諫議大夫琪卽穀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穀讌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太平廣記琪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爲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卽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蚤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眞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丑憂因流寓青齊然糠照薪俾夜作書覽書數千卷間爲詩

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鐘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字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爲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弟齊名而尤爲梁祖所知以珽爲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爲翰林學士案北夢瑣言云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

蕩析琪藏跡于荆楚間自晦其跡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葉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今考梁書李珽傳珽歷爲成汭趙匡凝掌書記蓋昭宗末年珽琪兄弟皆客荆楚後乃受知于梁祖也累遷戸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由是琪之名播于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貞明龍德中歷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郄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頃同爲宰相頃性畏愼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

專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爲守爲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爲趙巖輩所援罷相爲太子少保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詔百寮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已廹切疚懐避正殿以責躬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擇其善者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

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湮洪水禹作司空于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爲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百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爲出

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
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入戶既以減耗古
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八
百萬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衆戰
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于農糧秣馬必侵于牛草于是
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
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
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
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
粟價㪷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

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況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

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
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百姓轉倉
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以
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
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兔令方春農人流散
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莊宗深重之尋命爲國
計使垂爲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及明宗卽位豆盧
革韋說得罪任圜陳奏請命琪爲相爲孔循鄭珏排沮
乃相崔協琪時爲御史大夫安重誨于臺門前專殺殿
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

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
尤爲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
自汴州還洛琪爲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
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眞定之逆城之言詔曰
契丹即爲凶黨眞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
勅撰霍彦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敘彦威仕梁歷
任不言其僞中書奏曰不分眞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
詔從之多此類也琪雖博學多才拙于遵養時晦知時
不可爲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已不能鎭靜也以
太子太傅致仕長興中卒于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

官至邑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爲制詔編爲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于世（永樂大典卷一萬二二百八十九）

蕭頃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倣之孫京兆尹廩之子頃聰悟善屬文昭宗朝擢進士第歷度支巡官太常博士右補闕時國步艱難連帥倔強率多奏請欲立家廟于本鎭頃上章論奏乃止累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自中書出爲右僕射梁祖判官高劭使梁祖膾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曲爲行之指揮甚急吏徒惶恐頃判云僕射未集郎官赴省上指揮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濬聞之慙悚致謝頃由是知名梁祖亦奬之頃入

梁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舉咸有能名自吏部侍郎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琪同輔梁室事多矛盾莊宗入汴頊坐貶登州司戸量移濮州司馬數年遷太子賓客天成初爲禮部尚書太常卿太子少保致仕卒時年六十九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二十五）

史臣曰夫輔相之才從古難得蓋文學政事履行謀猷不可鈌一故也如數君子者皆互有所長亦近代之良相也如齊公之明節李琪之文章足以圭表搢紳笙簧典誥陟之廊廟宜無愧焉（永樂大典卷一千七百四十）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終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攷證

唐列傳十趙光逢傳父隱右僕射　案舊唐書作左僕射

僖宗朝登進士第　僖宗原本作昭宗據舊唐書光逢係乾符五年進士當作僖宗今改正

時有道士許巖士　許巖士原本脫士字今據新唐書及通鑑增入

李琪傳敬方子縠廣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　案太平廣記引李琪集序作父敬佐王鐸滑州幕攷李琪祖名敬方其父不得名敬疑太平廣記傳寫之訛

戍馬四百匹　四百原本作四千今據漢書改正

以太子太傅致仕　案太傅歐陽史作少傅

補前趙光逢傳授司徒致仕唐摭言云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載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將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一　　唐書三十五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父季會幼放蕩縱橫不治農產恆隨哀挽者學綿謳尤嗜其聲旣長遇亂合雄兒爲盜有志功名黃巢渡渭會從梁祖爲部曲梁祖鎭汴會歷都押衙自梁祖誅宗權併時溥屠朱瑄走朱瑾會恆以兵從多立奇功文德中表授懷州刺史歷滑州留後河陽節度使檢校司徒自河陽以疾致政于洛陽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

疾者累年案通鑑考異謂梁祖季年無誅戮大臣之事考朱珍李讜諸人先後爲梁祖所殺丁會蓋監于前事也　天復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爲昭義節度使昭宗幸洛陽加同平章事其年昭宗遇弑哀問至會三軍縞素流涕久之時梁祖親討劉守文於滄州駐軍于長蘆三年十二月王師攻會居旬日會以潞州歸于武皇北夢瑣言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祗候吾將乘馬欲出園人以馬就臺忽爲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引見會泣曰臣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篡弱唐祚猜嫌舊將臣雖蒙保薦之恩而不忍相從今所謂吐盜父之食以見王也武皇納之賜甲第于太原位在諸將上五年汴

將李思安圍潞州以會爲都招討使檢校太尉莊宗嗣王位與會決謀破汴軍于夾城七年十一月卒于太原莊宗卽位追贈太師有子七人知沆爲梁祖所誅餘皆歷內職（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九）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父佐海州刺史寶以少事朱瑾爲牙將瑾之失守于兗也寶與瑾將胡規康懷英歸汴梁皆擢任之自梁祖陳師河朔爭霸關西寶與葛從周丁會賀德倫李思安各爲大將統兵四出所至立功歷洺隨宿鄭四州刺史天祐六年梁祖以寶爲邢洺節度使檢校太傅莊宗定魏北十三年攻相衛洺磁下之寶獨

保邢州城孤援絕八月寶以邢州降莊宗嘉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遥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待以賓禮位在諸將上每有謀畫與之參決契丹之寇幽州也周德威危急寶與李存審從明宗擊契丹于幽州西北解圍而還胡柳之役諸軍逗撓汴軍登無石山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敵且欲保營寶進曰王深入敵竟偏師不利王彦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若今引退必爲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情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

不決勝設使餘衆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卽引騎大譟奪稍登山大敗汴人十八年張文禮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八月收趙州進渡滹水擒賊黨張友順以獻九月進逼眞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以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郛十九年正月契丹三十萬來援鎮州前鋒至新樂衆心憂之寶見莊宗指陳方畧軍情乃安敵退加檢校侍中三月城中饑王處瑾之衆出城求食寶縱其出伏兵截擊之飢賊大至諸軍未集爲賊所乘寶乃收軍退保趙州因慙憤成疾疽發背而卒時年六十同光初追贈太師晉

天福追封太原郡王有子八人宏倫宏儒皆位至郡守

永樂大典卷
九千八百二

符習趙州慶縣人少從軍事節度使王鎔積功至列校自莊宗經畧河朔與鎔連衡常令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爲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寨文禮上書請習等歸鎮習雨泣訴于莊宗曰臣本趙人家世事王氏故使嘗授臣以劍俾臣平蕩凶寇自聞變故徒懷寃憤欲以自剄無益于營魂且張文禮乃幽滄叛將趙王知人不盡過意任使致被反噬臣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死不能委身于凶首莊宗曰爾旣懷舊君之愛可復讎乎吾

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慟感激謝曰王必以故使輔翼之勞雪其寃耻臣不敢期師旅爲助但悉本軍可以誅其逆豎莊宗卽令閻寶史建瑭助習討文禮乃以習爲成德軍兵馬留後及文禮誅將正授節鉞習不敢當其任辭曰臣緣故使未葬又無嗣息臣合服斬縗候臣禮制畢聽命及莊宗兼領鎭州乃割相魏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見係霸府不宜遽有割隸但授臣河南一鎭臣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度東南面招討使習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十年沿河戰守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爲人同光初以

習爲邢州節度明年移鎮青州四年二月趙在禮盜據
魏州習受詔以淄青之師進討至則會軍亂習乃退軍
渡河明宗自鄴赴洛遣使召之習不時而至既至謁明
宗于胙縣霍彥威謂習曰主人所知者十人公在其四
何猶豫乎習乃從明宗入汴明宗即位加兼侍中令歸
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天平軍節度使宋史顏衎傳天成初爲鄒平令符習初鎮天平習武臣之廉慎者以書告屬邑毋聚斂爲獻賀衎未領書以故規行之壽爲吏所訟習遽召衎笞之幕客軍吏咸以爲辱及正人習甚悔焉即表爲觀察判官且塞前事四年
移汴州節度使安重誨素不悅習會汴人言習厚賦民
錢以代納藁及納軍租多收加耗由是罷歸京師通鑑習自

侍宿將議論多抗安重誨故重誨求其過奏之授太子太師致仕求歸故里許之乃歸昭慶縣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習飛揚痛飲周遊田里不集朋徒不過郡邑如此累年中風而卒贈太師子蒙嗣位至禮部侍郎（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孤自勤于鄉校弱冠從軍初爲鎮州隊長以功漸升部將與符習從征于河上頗得士心聞張文禮弒王鎔志復主讐雪泣請行兵及恆陽文禮執其母妻洎兒女十口誘之不廻攻城日急文禮忿之咸割鼻斷腕不絕于膚放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奮命爭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授震深

趙二州刺史其性純質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獨有政聲移易州刺史兼南北面水陸轉運招撫等使契丹犯塞漁陽路梗震率師運糧三入薊門擢爲河北道副招討遥領宣州節度使代房知温軍于盧臺及至軍會戍兵龍腫所部鄴都奉節等軍數千人作亂未及交印而遇害明宗聞之廢朝一日詔贈太傅震畧涉書史尤嗜左氏傳好爲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留題之跡及其遇禍燕趙之士皆歎惜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王瓚故河東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天復初梁祖既平河中追念王氏舊恩辟瓚爲賓助梁祖卽位歴諸衞大

將軍兗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統軍駐于河上時李存審築壘于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丘而旋于陽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于軍法令行禁止然機畧應變則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衆觀兵于戚城明宗以前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邏騎報汴之饋糧千計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使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饋役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既而合兵一戰敗之瓚衆走保南城瓚以小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

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曹濮梁主以瓚失律令戴思遠代還及王師襲汴時瓚爲開封府尹梁主聞王師將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持國寶謂瓚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閱市人散徒登城爲備洎明宗至封邱門瓚開門迎降翌日莊宗御玄德殿瓚與百官待罪及進幣馬詔釋之仍令收梁主屍備櫓櫝權厝於佛寺漆首函送于郊社居數日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于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於是張漢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逸趙縠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瓚聞諸族當法憂悸失次每出

則與妻子訣別郭崇韜遣人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檢校太傅如故案歐陽史云瓚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爲主耳復何罪耶因以爲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據薛史則瓚以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未嘗遷秩也　瓚心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瓚雖爲治嚴肅而慘酷有家世風自歷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及尹正京邑委政于愛壻牙將辛廷蔚曲法納賄因緣爲奸初汴人駐軍于河上軍計不足瓚請率汴之富戸出助軍錢賦取不均人靡控訴至有雉經者又有富室致賂幸而免率者及明宗卽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歸田里然瓚能優禮搢紳抑挫豪猾故當時

士流皆稱仰焉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八十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也自稱唐中宗朝中書令南陽郡王恕已之後曾祖進朝成都少尹梁以象先貴累贈左僕射祖忠義忠武軍節度判官累贈司空父敬初太府卿累贈司徒駙馬都尉敬初娶梁祖之妹初封沛郡太君開平中追封長公主貞明中追封萬安大長公主象先卽梁祖之甥也性寛厚不忤于物幼遇亂慨然有憂時之意象先嘗射一水鳥不中箭落水中下貫雙鯉見者異之梁祖鎮夷門象先起家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年自檢校左省常侍遷

檢校工部尚書充元從馬軍指揮使兼左靜邊都指揮使乾寧五年再遷檢校右僕射左領軍衛將軍同正充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化二年權知宿州軍州事天復元年表授刺史充本州團練埇橋鎮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廹州城象先殫力禦備時援兵未至頗懷憂沮一日登北城憩其樓堞之上怳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璠也嘗版築是城舊第猶在今爲軍舍可爲我立廟即助公陰兵象先納之翌日淮寇急攻其壘梯轒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算寇不能進即時退去象先方信鬼神之

助乃爲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不輟三年權知洺州軍州事天祐三年授陳州刺史檢校司空是歲陳州大水民飢有物生于野形類葡萄其實可食貧民賴焉梁開平二年授左英武軍使再遷左神武右羽林統軍三年轉右衛上將軍封汝南縣男四年權知宋州留後到任五月改天平軍兩使留後時鄆境再飢戸民流散象先即開倉賑卹蒙賴者甚衆五年梁祖北征以象先爲鎮定東南行營都招討應接副使進封開國伯領兵攻蓚縣不克而還俄奉詔自鄆赴闕鄆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至他門而逸尋授左龍武統軍兼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乾化三年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合謀誅朱友珪于洛陽梁末帝即位以功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遙領洪州節度使行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進封開國公四年授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未幾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尉象先在宋凡十年初梁祖領四鎮統兵十萬威震天下關東藩守皆其將吏方面補授由其保薦四方輿金輦璧駿奔結轍納賂于其庭如是者十餘年寖成風俗藩侯牧守下迨羣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掊斂剝下以事權門象先恃甥舅之勢所至藩府侵刻誅求尤甚以此家財鉅萬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覲輦珍

幣數十萬遍賂權貴及劉皇后伶官巷伯旬日內外翕然稱之初梁將未復官資者凡上章奏姓名而已郭崇韜奏曰河南征鎭將吏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章但書姓名未頒綸制必負憂疑卽日復以象先爲宋亳輝潁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平章事仍賜姓名紹安尋令歸鎭明年以郊禮象先復來朝是時制改宋州宣武軍爲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曰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卽命歸鎭其夏以疾卒于治所年六十一册贈太師周廣順中贈中書令追封楚國公象先二子長曰正辭歷衢雄二州刺史次曰曩至周顯德

中終于滄州節度使 永樂大典卷五千一百十四

張温字德潤魏州魏縣人也始事梁祖爲步直小將改崇明都校貞明初蔣殷以徐州叛從劉鄩討平之改左右捉生都指揮使莊宗伐邢臺獲之用爲永清都校歷武州刺史山後八軍都將從莊宗襲契丹于幽州收新州歷銀槍效義都指揮使再任武州刺史同光初契丹陷嬀儒檀順平薊六州武州獨全改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歷振武昭武留後尋授利州節度使入爲右衛上將軍無幾授洋州節度使右龍武統軍改雲州節制清泰初屯兵雁門逐契丹出塞移鎮晉州攖疾而卒詔贈太

尉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六十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爲帳下瑄敗歸于梁祖爲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戰敗于柏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汴人大恐河無舟檝紹文懼爲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內黃至魏州歸于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分其兩將三千人爲左右匡霸軍旅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匡衛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鄩于故元城歷貝隰代三州刺史領天雄軍馬步

副都將屯于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爲馬步軍都虞候明宗收鄆州以紹文爲右都押衙馬步軍都將從破王彥章于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討西川爲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天成初爲武信軍節度使尋卒于鎮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九十八

史臣曰昔丁會之事梁祖也功旣隆矣禍將及矣挺身北首故亦宜然然食人之祿豈合如是哉閻寶再降于人夫何足貴焉符習事故主之沉冤享通侯之貴位乃趙之奇士也烏震不憫其親仁斯鮮矣雖慕樂羊之跡豈事文侯之宜瓚洎象先而下皆降將也又何足以議

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九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終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攷證

閻寶傳梁祖以寶爲節度使檢校太傅　案歐陽史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與是書詳畧先後互異

符習傳飛揚痛飲　飛揚原本作飛鷹今攷杜詩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鷹字蓋揚字之訛今改正

烏震傳移易州刺史　易州歐陽史作冀州

詔贈太傅　太傅歐陽史作太師

張溫傳　案溫于潼關擒劉浣見梁紀此傳不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二　唐書三十六

李襲吉（案北夢瑣言作李習吉）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爲洛陽令因家焉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都擢爲鹽鐵判官及王重榮代不喜文士時喪亂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晉間襲吉訪舊至太原武皇署爲府掾出宰榆社（案北夢瑣言作攝榆次令）光啟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殁焉既歸鎭辟掌奏者多不如指或有薦襲吉能文召試稱指卽署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

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難與梁祖不協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三年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右諫議大夫及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爲武皇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異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歎洎襲吉入奏面詔諭之優賜特異 案北夢瑣言云習吉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據薛史則襲吉先授諫議非至入奏時始授也當由先徑奏授至入奏時復于本省上事耳北夢瑣言多傳聞之辭故有互異 其年十一月師還太原王珂爲浮梁于夏

陽渡襄吉從軍時笮斷航破武皇僅免襄吉墜河得大冰承足泝流七八里達岸而止救之獲免天復中武皇議欲脩好于梁命襄吉爲書以貽梁祖書曰一別清德十有餘年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高水濶難追二國之歡雁逝魚沉久絕八行之賜比者僕與公實聯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將期棲託論交馬上薦美朝端傾嚮仁賢未省疏闕豈謂運由奇特謗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狂藥致其失歡陳事止于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蘧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辟名過古人合縱連衡本務

家邦之計拓地守境要存子孫之基文王貴奔走之交仲尼談損益之友僕顧慙虛薄舊忝眷私一言許心萬死不悔壯懷忠力猶勝他人盟于三光願赴湯火公又何必終年立敵懇意相窺狥一時之襟靈取四交之倦弊今日得其小眾明日下其危牆弊師無遺鏃之憂隣壤抱剝床之痛又慮悠悠之黨妄瀆聽聞見僕韜勇枕戚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誤致窺覦且僕自壯歲以前業經陷敵以殺戮為東作號兼并為永謀及其首陟師壇躬被公袞天子命我為羣后明公許我以下交所以斂迹愛人蓄兵務德收燕薊則還其故將入蒲阪而不負

前言況五載休兵三邊校士鐵騎犀甲雲屯谷量馬邑兒童皆爲銳將鷲峰官闕咸作京坻問年猶少于仁明語地幸依於險阻有何覘覦便誤英聰況僕臨戎握兵粗有操斷屈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撫三晉之民敗則徵五部之眾長驅席卷反首提戈但慮隳突中原爲公後患四海羣謗盡歸仁明終不能見僕一夫得僕一馬銳師儻失則難整齊請防後艱願存前好矧復陰山部落是僕懿親廻紇師徒累從外舍文靖求始畢之眾元海徵五部之師寬言虛詞猶或得志今僕散積財而募勇輩葷寶貨以誘義戎徵其密親啗以美利控弦跨馬

寧有數乎但緣荷位天朝惻心疲瘵峩峩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識鄙懷洞廻英鑒論交釋憾慮禍革心不聽浮談以傷霸業夫易惟忌滿道貴持盈儻恃勇以喪師如擎盤而失水爲蛇刻鶴幸賜徊翔僕少負褊心天與直氣間謀詭論誓不爲之唯將藥石之談願託金蘭之分儻愚衷未豁彼抱猶迷假令罄三朝之威窮九流之辯遣迴肝膈如俟河清今者執簡吐誠願垂保鑒僕自眷私睽阻翰墨往來或有鄙詞稍侵英德亦承嘉論每賜詈言敘歡卽罷于尋戈焚謗幸蠲其載筆窮因尚口樂貴和心願袪沉闕之嫌以復篪塤之好今者卜于

曩分不欲因人轉遣使乎直詣鈴閤古者兵交兩地使在其間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貴于投分義士難于屈讋若非仰戀恩私安可輕露肝膈悽悽丹慊炳炳血情臨紙鬱風千萬難述梁祖覽之至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又讀至馬邑兒童陰山部落之句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太原殘喘餘息猶氣吞宇宙可詬罵之及翔爲報書詞理非勝由是襲吉之名愈重案通鑑考異引唐末見聞錄載全忠回書云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年靑山又擒列將蓋梁之書檄皆此類也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是

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荊南有鄭準案唐新纂云鄭準士族末第時佐荊門上谷蓮幕飛書走檄不讓古人秉直去邪無慚往哲考準爲成汭書記汭封上谷郡王鳳翔有王超案北夢瑣言云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翱翔後爲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于世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于是襲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視事之暇惟讀書業文手不釋卷性恬于榮利獎誘後進不以已能格物參決府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概焉天祐三年六月以風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贈禮部尚書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

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爲推官歷掌書記契丹國志韓延徽傳延徽自契丹奔晉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嫉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寓書于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從莊宗經畧山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于鄉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賜于魯人也每於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既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爲露布觀其旨趣

緘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歿于亂兵際晩盧質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既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李敬義本名延古太尉衛公德裕之孫初隨父燁貶連州遇赦得還嘗從事浙東自言遇涿道士謂之曰子方厄運不宜仕進敬義悚然對曰吾終老賤哉涿曰自此四十三年必遇聖主大任子其志之敬義以爲然乃無心仕宦退歸洛南平泉舊業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知歲時給遺特厚出入其門欲署幕職堅辭不就初德裕之

爲將相也大有勳于王室出藩入輔綿歷累朝及留守洛陽有終焉之志于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自爲家誡序錄志其草木之得處刋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樹一枝非子孫也洎巢蔡之亂洛都灰燼全義披榛而創都邑李氏花木多爲都下移掘樵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監全義軍得此石置于家園敬義知之泣謂全義曰平泉別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託全義請石于監軍他日宴會全義謂監軍曰李員外泣告言內侍得衛公醒酒石其祖戒堪

哀內侍能廻移否監軍忿然厲聲曰黃巢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有石哉全義始受黃巢僞命以爲詬已大怒曰吾今爲唐臣非曹賊也卽署奏笞斃之昭宗遷都洛陽以敬義爲司勳員外郎柳燦之陷裴趙諸族希梁祖旨奏云近年浮薄相扇趨競成風乃有臥邀軒冕辭王爵如土梗者司空圖李敬義三度除官養望不至咸宜屛黜以勸事君者翌日詔曰司勳員外郎李延古世荷國恩兩葉相位幸從筮仕累忝寵榮多歷歲時不趨班列而自遷都卜洛紀律載張去明廷而非遥處別墅而無懼罔思報効故務便安爲臣之節如斯貽厥

之謀何在須加懲責以肅朝倫九寺勾稽尚謂寛典可責授衛尉寺主簿司空圖亦追停前詔任從閑適圖唐史有傳案舊唐書哀帝紀六月戊申勅前司勳員外郎賜緋魚袋李延古責授衛尉寺主簿九月壬寅勅前大中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放還中條山蓋延古與司空圖同時被劾其降勅則有先後也時全義既不能庇護乃密託楊師厚令敬義潛往依之因挈族客居衛州者累年師厚給遺周厚十二年莊宗定河朔史建瑭收新鄉敬義謁見是歲上遣使迎至魏州署北京留守判官承制拜工部尚書奉使王鎔敬義以遠祖趙郡見鎔展維桑之敬鎔遣判官李翥送贊皇集三卷令謁前代碑壠使還歸職太原監軍張承業

尤不悅本朝宰輔子孫待敬義甚薄或面折于公宴或指言德裕過惡敬義不得志鬱憤而卒同光二年贈右

僕射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八十九 五代史闕文司空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及登朝爲驟歷清要曹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多往依之互相推奬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已當爲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鋭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禎貽谿谿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常自爲記云臣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彩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

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繫洛師于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那舊史不詳洛一至于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徵拜戶部侍郎告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日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參此豈有意于位焉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于虞鄉市心添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案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當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揭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

盧汝弼案通鑑汝弼范陽人宣和書譜汝弼字子諧祖綸唐貞元年有詩名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汝弼少力學不喜爲世胄篤志科舉登進士第文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唐昭宗景福中擢

進士第歷臺省昭宗自秦遷洛陽時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由上黨歸于晉陽（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五）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許承制授將吏官秩是時藩侯倔强者多僞行墨制武皇耻而不行長吏皆表授及莊宗嗣晉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補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既而幾內官吏考課議擬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士論少之（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二）洎帝平定趙魏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顒俟中興帝亦以宰輔期之建國前卒于晉（册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五）

李德休字表逸趙郡贊皇人也祖絳山南西道節度使唐史有傳父璋宣州觀察使德休登進士第歷鹽鐵官渭南尉右補闕侍御史天祐初兩京喪亂乃寓迹河朔定州節度使王處直辟爲從事莊宗卽位于魏州徵爲御史中丞轉兵部吏部侍郎權知左丞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百八十九）

蘇循父特陳州刺史循咸通中登進士第累歷臺閣昭宗朝再至禮部尚書循性阿諛善承順苟容以希進取昭宗自遷洛之後梁祖凶勢日滋唐室舊臣陰懷主辱之憤名族之冑往往有違禍不仕者惟循希旨附會及

梁祖失律于淮南西屯于壽春要少帝欲授九錫朝臣或議是非循揚言云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當時朝士畏梁祖如虎罔敢違其言者明年梁祖逼禪循爲册禮副使梁祖旣受命宴于元德殿舉酒曰朕夾輔日淺代德未隆置朕及此者羣公推崇之意也楊涉張文蔚慚懼失對致謝而已循與張禕薛貽矩因盛陳梁祖之德業應天順人之美循自以奉册之勞旦夕望居宰輔而敬翔惡其爲人謂梁祖曰聖祚惟新宜選端士以鎮風俗如循等輩俱無士行實唐家之鴟梟當今之狐魅彼專賣國以取利不可立維新之朝初

循子楷乾寧二年登進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倖者半物論以爲不可昭宗命學士陸扆馮渥重試于雲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詔云蘇楷盧賡等四人詩句最卑蕪累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浼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付所司落下不得再赴舉場楷以此慚恨長幸國家之災昭宗遇弑輝王嗣位國命出于朱氏楷始得爲起居郎柳燦陷害朝臣衣冠惕息無敢言者初梁祖欲以張廷範爲太常卿裴樞以爲不可柳燦懼梁祖之毒乃歸過于樞故裴趙羅白馬之禍楷因附燦復依廷範時有司初定昭宗謚號楷謂廷範曰謚

者所以表行實前有司之謚先帝昭宗所謂名實不副
司空爲樂卿余忝史職典章有失安得不言乃上疏曰
帝王御宇察理亂以審污隆祀享配天資謚號以定升
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先帝睿哲居尊恭儉垂
化其於善美孰敢蔽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
四方多事萬乘播遷始則宦豎凶狂受幽辱于東內終
則嬪嬙悖亂罹天閼于中闈其于易名宜循考行有司
先定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謚美似
異直書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更
在詳議新廟之稱庶使叶先朝罪己之德表聖上無私

之明案舊唐書云蘇楷目不知書僅能執筆其文羅衮作也太常卿張廷範奏議曰昭宗初實彰于聖德後漸減于休明致季述幽辱于前茂貞刼幸于後雖數拘厄運亦道失始終違陵寢于西京徙兆民于東洛軔輦輅未踰于寒暑行大事俄起于宮闈謹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今請改諡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輝王答詔曰勉依所奏哀咽良深楷附會幸災也如是及梁祖即位於汴楷自以遭遇千載一時敬翔深鄙其行尋有詔云蘇楷高貽休蕭閒禮等人才寢陋不可塵穢班行並勒歸田里

循楷既失所望懼以前過獲罪乃退歸河中依朱友謙莊宗將即位于魏州時百官多缺乃求訪本朝衣冠友謙令赴行臺時張承業未欲莊宗即尊位諸將賓僚無敢贊成者及循至入衙城見府廨即拜謂之拜殿時將吏未行蹈舞禮及循朝謁即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莊宗大悅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曰畫日筆莊宗益喜承業聞之怒會盧汝弼卒即令循守本官代爲副使明年春循因食蜜雪傷寒而卒同光二年贈左僕射以楷爲員外郎天成中累歷使幕會執政欲糾其駁謚之罪竟以憂慚而卒（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九十）

史臣曰昔武皇之樹霸基莊宗之開帝業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圖故數君子者或以書檄敏才或以縉紳舊族咸登貴仕諒亦宜哉唯蘇循贊梁祖之強禪蘇楷駁昭莊之舊謚士風臣節豈若是乎斯蓋文苑之豺狼儒林之荊棘也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九十

舊五代史卷六十終

舊五代史卷六十攷證

乾符末應進士舉　案唐新纂作應廣文舉不第

出宰榆社　案北夢瑣言作攝榆次令

李敬義傳移吾片石　案原本脫移字今據册府元龜增入

李德休傳　德休原本作德林今案其字表逸林字蓋休字之訛今改正

補前盧汝弼傳建國前卒於晉宣和書譜贈兵部尚書

舊五代史卷六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三　唐書三十七

安金全代北人世爲邊將少驍果便騎射武皇時爲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戰功累爲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案遼史安金全以幽州戰敗天故退廢不用此事薛史不載祐中汴將王檀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閲諸司丁匠登陴禦捍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老夫退居抱病不任軍事然吾王家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如

一旦爲敵所有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爲公備寇承業即時授之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閑諸將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賊於羊馬城內梁人驚潰由是退郤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汴軍退走微金全之奮命城幾危矣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終莊宗世名位不進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同平章事充振武軍節度使在任二年治民爲政非所長詔赴闕俄而病卒廢視朝二日初南北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爲金全所獲故梁之偵邏者咸懼目之爲安五道蓋比鬼將有五道之名也子審琦等皆位至方鎮別有

傳（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審通，金全之猶子也。幼事莊宗，累有戰功，轉先鋒指揮使。同光初，爲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屯奉化軍。四年春，赴明宗急詔，軍趨夷門，爲前鋒。天成初，授單州刺史，改齊州防禦使，兼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奉詔北征，從房知溫營于盧臺，會龍晊部下兵亂，審通脫身酒筵，奪船以濟，促騎士介馬，及亂兵南行，盡戮之。以功授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圍王都于中山，躬冒矢石，爲飛石所中而卒，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五十四）

安元信，字子言，代北人。父順琳，爲降野軍使。元信以將

家子便騎射幼事武皇從平巢蔡光啟中吐渾赫連鐸寇雲中武皇使元信拒之元信兵敗于居庸關武皇性嚴急元信不敢還遂奔定州王處存待之甚厚用爲突騎都校乾寧中處存子郜嗣位時梁軍大攻河朔三鎮奔命不暇梁將張存敬軍奄至城下既無宿備郜懼挈其族奔太原元信從之武皇待之如初用爲鐵林軍使梁將氏叔琮之攻河東也別將葛從周自馬嶺入元信伏于榆次挫其前鋒梁將李思安之攻上黨也王師將壁高河爲梁軍所逼別將秦武者尤爲難敵元信與鬬之繇是梁軍解去城壘得立武皇賜所乘馬及細鎧仗

遷突陣都將莊宗嗣晉王位元信從救上黨破夾寨復澤潞以功授檢校司空遼州刺史賜玉鞭名馬栢鄉之役日晚戰酣元信重傷莊宗自臨傅藥其年改檢校司徒武州刺史充內衙副都指揮使山北諸州都團練副使從莊宗定魏博移爲博州刺史與梁對壘德勝渡元信爲右廂排陣使未幾爲大同軍節度使莊宗平定河南移鎮橫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彥威從明宗屯常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宗以成敗勇怯戲侮彥威彥威不敢答明宗曰成由天地不由于人當氏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今國家運興致我等富貴乃起謝元

信不復以彥威爲戲明宗卽位以元信嘗爲內衙都校尤厚待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移鎭徐州王師之討高季興襄帥劉訓逗撓軍期移授元信山南東道節度使以代訓歲餘改歸德軍節度使就加兼侍中明宗不豫求入末帝卽位授潞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清泰三年二月以疾卒于鎭時年七十四贈太師晉高祖卽位以元信宿望令禮官定謚曰忠懿有子六人長曰友權歷諸衞大將軍次曰友親仕皇朝爲滁州刺史卒于任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安重霸雲州人也性狡譎多智算初自代北與明宗俱

事武皇因負罪奔梁在梁復以罪奔蜀蜀以蕃人善騎射因爲親將蜀後主王衍幼年襲位其政多僻宦官王承休居中用事與成都尹韓昭內外相結專採擇聲色以固寵幸武臣宿將居常切齒重霸諂事承休特見委信梁末岐下削弱蜀人奪取秦成階等州重霸說承休求鎭秦州仍于軍中選山東驍果得數千人號龍武軍以承休爲軍帥重霸副焉俱在天水歲餘承休欲求旄鉞乃以隴西花木入獻又稱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請後主臨幸而韓昭贊成之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錄云承休請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爲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于秦州採

掇美麗且說秦州風土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卽遣仗節赴鎭應所選龍武精銳並充衙隊從行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衆數萬由劍閣將出興鳳以游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案九國志作王衍將之秦州以王宗弼力諫而止與薛史異承休遽聞東師入討大恐計無從出問於重霸對曰開府何患蜀中精兵不下十萬咫尺之險安有不濟縱東軍盡如狼虎豈能入劍門然國家有患開府特受主知不得失于奔赴此州制置事定無虞得失重霸願從開府赴闕承休素信以爲忠赤重霸出秦州以金帛賂羣羌買由文山路歸蜀案九國志作取路以歸蜀文義較爲明晰承休擁龍武軍及招置僅萬人從行令重霸權握

部署州人祖送秦州軍亦列部隊承休登乘重霸馬前辭曰國家費盡事力收獲隴西若從開府南行隴州卽時疎失請開府自行重霸且爲國守藩承休旣去重霸在秦州聞明宗起河北卽時遣使以秦成等州來降天成初用爲閬州團練使未幾召還爲左衛大將軍常以姦佞揣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興末明宗謂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歸國其功不細酬以團練防禦恐非懐來之道范延光曰將校內有自河東河北從陛下龍飛故人尙有未及團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鎭恐爲人竊議明宗不悅未幾竟以同州節鉞授之淸泰初

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雍之間令長設酒食私丐于部民者俗謂之擣蒜及重霸之鎭長安亦爲之故秦人目重霸爲擣蒜老其年冬改雲州節度居無何以病求代時家寄上黨及歸而卒重霸善悅人好賂遺時人目之爲俊弟重進尤兇惡事莊宗以試劍殺人奔淮南（玉堂閒話安重進性兇險莊宗潛龍時爲小校常佩劍列于翊衞後攜劍南馳投于梁主梁主壯之俾隸淮之鎭戍復以射殺掌庾吏逃竄江湖淮帥得之擢爲裨將）重霸在蜀聞之蜀主取之于吳用爲裨將隨重霸爲龍武小將戍長道又殺人奔歸洛陽（太平廣記蜀破重進東歸明宗補爲諸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重霸之子曰懷浦晉天福中爲禁軍指揮使契丹寇澶州以

臨陣忸怩爲景延廣所誅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劉訓字遵範隰州永和人也出身行間初事武皇爲馬軍隊長漸至散將屬河中王氏昆仲有尋戈之役訓從史儼攻陝州武皇討王行瑜以訓爲前鋒後隸河中爲隰州防禦都將居無何殺陝州刺史以郡歸莊宗時歷瀛州刺史同光初拜左監衞大將三年授襄州節度使四年四月洛陽有變訓以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其家聞者冤之天成中荆南高季興叛詔訓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是時湖南馬殷請以舟師會及王師至荆渚殷軍方到岳州仍傳意于訓許助軍儲弓

甲之類久之略無至者案通鑑劉訓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于吳吳人遣水軍援之荆渚地氣卑濕漸及霖潦糧運不繼人多疾疫訓本無將略人咸苦之及孔循至得襄之小校獻竹龍之術及造竹龍二道傅于城下竟無所濟遂罷兵令將士散略居民而廻詔訓赴闕尋責授澶州刺史敕濮州安置未幾起爲龍武大將軍尋授建雄軍節度使移鎮延平卒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九千九百十八

張敬詢勝州金河縣人世爲振武軍牙校祖仲阮歷勝州刺史父漢環事武皇爲牙將敬詢當武皇時專掌甲坊十五年以稱職聞復以女爲武皇子存霸妻益見親

信莊宗卽位以爲沁州刺史秩滿復用爲甲坊使莊宗經略山東敬詢從軍歷博澤慈隰四州刺史同光末授耀州團練使郭崇韜之征蜀也以敬詢善督租賦乃表爲利州留後明宗卽位正授昭武軍節度使天成二年詔還京師復授大同節度使至鎭招撫室韋萬餘帳四年徵爲左驍衞上將軍明年授滑州節度使以河水連年溢堤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堤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民甚賴之三年秩滿歸京卒輟視朝一日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劉彥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累從征役先是絳州

刺史王瓘叛武皇言于彥琮意欲致之無幾從獵于汾晉之郊彥琮奔絳瓘以爲附己待之甚厚因命爲騎將會瓘出獵于馳驅之際彥琮及瓘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從莊宗解上黨之圍同光初稍遷至鐵林指揮使磁州刺史從明宗赴難京師授華州留後尋正授節旄天成三年改左武衛上將軍未幾改陝州節度使尋移鎮邠州卒于鎮時年六十四贈太傅永樂大典卷六千二十

袁建豐武皇破巢時得于華陰年方九歲愛其精神爽儁偉收養之漸長列于左右復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破邠州王行瑜以功遷左親騎軍使轉突騎指揮使

從莊宗解圍上黨破栢鄉陣累功遷右僕（案歐陽史作突陣指揮使）射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北討劉守光常身先士伍轉都教練使權蕃漢副總管莊宗入鄴以心腹幹能選爲魏府都巡檢使從征劉鄩下衞磁洺三郡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洺州刺史于臨洺西敗梁將王遷數千人生獲將領七十餘人俄拜相州刺史徵赴河上預戰于胡柳陂建豐領相州軍士行營在外委州事於小人失於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改隰州刺史染風痺于任明宗嗣位念及平昔副貳之舊詔赴洛下親幸其第撫問隆厚加檢

校太傅遥授鎮南節度使俾請俸自給後卒于洛陽年五十六廢朝二日贈太尉子可鈞任皇朝位至諸衛大將軍（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州軍校（案歐史作汴州軍校疑原本脫一字）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以爲孝義指揮使累從征伐皆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

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于汜水嗚咽泣下莊宗爲之嘘唏乃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弑明宗入洛鄴請死于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

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鎭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張遵誨魏州人也父爲宗城令羅紹威殺牙軍之歲爲梁軍所害遵誨奔太原武皇以爲牙門將莊宗定山東遵誨以典客從歷幽鎭二府馬步都虞候同光中爲金吾大將軍明宗卽位任圜保薦授西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京兆尹天成四年入爲客省使守衞尉卿及將有事于南郊爲修儀仗法物使初遵誨自以歷位尹正與安重誨素亦相欵衷心有望于節鉞及郊禋畢止爲絳州

刺史鬱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于隼旟之下至郡
無疾翌日而卒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孫璋齊州歷城人出身行間隸梁將楊師厚麾下稍補
奉化軍使莊宗入鄴累遷澶州都指揮使明宗鎮常山
擢爲裨校鄴兵之變從明宗赴難京師天成初歷趙登
二州刺史齊州防禦使王都之據中山璋爲定州行營
都虞候賊平加檢校太保長興初授鄜州節度使罷鎮
于洛陽年六十一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三萬千四百六十三
史臣曰夫天地斯晦則帝王于是龍飛雲雷搆屯則王
侯以之蟬蛻艮以適遭亂世得奮雄圖故金全而下咸

以軍旅之功坐登藩閫之位垂名簡册亦可貴焉惟重霸以姦險而仗旄鉞蓋非數子之儔也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六十二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終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攷證

唐列傳十三安金全傳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終莊宗世名位不進　案遼史金全以幽州戰敗故退廢不用與是書異

安元信傳　案五代時唐晉俱有安元信是書並爲立傳今附識于此

安重霸傳蜀主率衆數萬由劍閣將出興鳳以遊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　案九國志作王衍將之秦州以王宗弼力諫而止與是書異

袁建豐傳轉突騎指揮使　突騎歐陽史作突陣

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　孟守謙歐陽史作孟謙

加檢校太傅　太傅歐陽史作太尉

西方鄴傳父再遇爲州軍校　案歐陽史作汴州軍校疑原本脫汴字

已而又取歸州　案通鑑不載取歸州事歐陽史與薛史同近人撰十國春秋者謂他書不載取歸州之事疑歐陽史有誤蓋薛史世久失傳十國春秋所引悉本通鑑攷異殊不知歐陽史西方鄴傳本于薛史有可徵信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四　唐書三十八

孟方立（案歐陽史作邢州人通鑑作洺州人）中和二年爲澤州天井關戍將黃巢犯闕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爲昭義節度使怠于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案舊唐書僖宗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與薛史異）以邢爲府以審誨知潞州（案此二句上下有脫文今無可復考）六月李存孝下洺磁兩郡方立遣馬溉袁奉韜盡率其精銳衆逆

戰于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獲馬溉奉韜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陴者皆倨方立知其不可用乃飲酖而卒其從弟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眾乃推爲留後求援于汴時梁祖方攻時溥援兵不出案通鑑云全忠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大順元年遷執王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通鑑考異引薛史案薛史孟方立傳永樂大典闕佚今就通鑑考異所引用者錄之僅存梗概考新唐書列傳云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裨將成麟所殺還據潞州眾怒方立率兵攻麟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洺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

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傑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洺無虛歲地爲鬬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鎭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勾兵于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既

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擒其二將被斧鎻狥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待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宏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歐陽史云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張文禮燕人也初爲劉仁恭裨將性凶險多姦謀辭氣庸下與人交言癖于不遜自少及長專蓄異謀及從劉守文之滄州委將偏師守文省父燕薊據城爲亂及敗

奔于王鎔察鎔不親政事遂曲事當權者以求銜達每對鎔自言有將才孫吳韓白莫已若也鎔賞其言給遺甚厚因錄爲義男賜姓名德明由是每令將兵自栢鄉戰勝之後常從莊宗行營素不知書亦無方略唯于懦兵之中萋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㫐將初梁將楊師厚在魏州文禮領趙兵三萬夜掠經宗因侵貝郡師厚先率步騎數千人設伏于唐店文禮大掠而旋士皆捲甲束兵夜凱歌行至唐店師厚伏兵四面圍合殺戮殆盡文禮單騎僅免自爾猶對諸將大言或讓之曰唐店之功不須多伐文禮大慙在

鎭州旣久見其政荒人僻常蓄異圖酒酣之後對左右每泄惡言聞者莫不寒心唯王鎔略無猜間漸爲心腹乃以符習代其行營以文禮爲防城使自此專伺間隙及鎔殺李弘規委政于其子昭祚性偪戾未識人間情僞素養名持重坐作貴人旣事權在手朝夕欲代其父向來附勢之徒無不族滅初李弘規李藹持權用事樹立親舊分董要職故姧宄之心不能搖動文禮頗深畏憚及弘規見殺其部下五百人懼罪將欲奔竄聚泣偶語未有所之文禮因其離心密以姦辭激之曰令公命我盡坑爾曹我念爾十餘年荷戈隨我爲家爲國我若

不即殺汝則得罪于令公我若不言又負爾輩衆軍皆泣是夜作亂殺王鎔父子舉族灰滅惟留王昭祚妻朱氏通梁人尋問道告于梁曰王氏喪于亂軍普寧公主無恙文禮徇賊帥張友順所請因爲留後于潭城視事以事上聞兼要節旄尋亦奉牋勸進莊宗姑示含容乃可其請文禮比厮役小人驟居人上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路以目常慮我師問罪姦心百端南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文禮由是愈恐是歲八月莊宗遣閻寶史建塘及趙將符習等率王鎔本軍進討師興文禮病

疽腹及聞史建塘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處瑾處球秘不發喪軍府內外皆不知之每日于寢宮問安處瑾與其腹心韓正時參決大事同謀姦惡案遼史太祖紀天贊元年四月癸亥張文禮求援五月丁未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遣人奉表來謝所紀月日與薛史異初文禮疽未發時舉家咸見鬼物昏暝之後或歌或哭又野河色變如血游魚多死浮于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三月閻寶爲處瑾所敗莊宗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爲流矢所中尋卒于師命李存進繼之存進亦以戰歿乃以符存審爲北面招討使攻鎭州是時處瑾危蹙日甚昭義軍節度判官任圜馳至城下諭以禍福處瑾登陴

以誠告乃遣牙將張彭送款于行臺俄而李存審師至城下是夜趙將李再豐之子冲投縋以接王師故諸軍登城遲明畢入獲處瑾處球處琪幷其母及同惡人等皆折足送行臺鎭人請臠而食之又發文禮之尸磔之于市（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董璋本梁之驍將也幼與高季興孔循俱事豪士李七郎爲童僕李初名讓嘗以厚賂奉梁祖梁祖寵之因畜爲假子賜姓朱名友讓璋既壯得隸于梁祖帳下後以軍功遷爲列校梁龍德末潞州李繼韜送款于梁時潞將裴約方領兵戍澤州不徇繼韜之命據城以自固梁

末帝遣璋攻陷澤州遂授澤州刺史是歲莊宗入汴璋
來朝莊宗素聞其名優以待之尋令却赴舊任歲餘代
歸時郭崇韜當國待璋尤厚同光三年夏命爲邠州留
後三年秋正授旄鉞九月大舉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
馬步都虞候時郭崇韜爲招討使凡有軍機皆召璋參
決是冬蜀平以璋爲劒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天成初加檢校太傅二年加同平章事是時安重誨當
國採人邪謀言孟知祥必不爲國家使惟董璋性忠義
可特寵任令圖知祥又璋之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朝結
託勢援爭言璋之善知祥之惡恩寵旣優故璋益恣其

暴戾初奉使東川者皆言璋不恭于朝廷四年夏時明
宗將議郊天遣客省使李仁矩賚詔諭兩川又遣安重
誨馳書于璋以徵貢奉約以五十萬爲數既而璋訴以
地狹民貧許貢十萬而已翌日璋于衙署設晏以召仁
矩日既中而不至璋使人偵之仁矩方擁娼婦與賓友
酣飲于驛亭璋大怒遽領數百人執持戈戟驟入驛中
令洞開其門仁矩惶駭走入閣中良久引出璋坐立仁
矩于階下戟手罵曰當我作魏博都監爾爲通引小將
其時去就已有等威今日我爲藩侯爾銜君命宿張筵
席比爲使臣何敢至午不來自共風塵躭酗豈于王事

如此不恭祗知西州解斬客省使李嚴謂我不能斬公耶因目肘腋欲令執拽仁矩仁矩涕淚拜告僅而獲免璋乃馳騎入衙竟徹饌而不召洎仁矩復命益言璋不法未幾重誨奏以仁矩爲閬州團練使尋升爲節鎮長興元年夏明宗以郊禋禮畢加璋檢校太尉時兩川刺史嘗以兵爲牙軍小郡不下五百人璋已疑間及聞除仁矩鎮閬州璋由是謀反乃決仍先與其子光業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制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爾見樞要道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則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呈樞密承旨李虔徽會朝廷再發中使荀

咸乂將兵赴閬州光業謂虔徽曰咸乂未至吾父必反
吾身不足惜慮勞朝廷徵發請停咸乂之行吾父必保
常日重誨不從咸乂未至璋已擅追綿州刺史武虔裕
囚于衙署虔裕安重誨之心腹也故先囚之五月璋傳
檄于利閬遂等州責以間諜朝廷尋率其兵陷閬州擒
節度使李仁矩軍校姚洪等害之先是璋欲謀叛先遣
使持厚幣于孟知祥求爲婚家且言爲朝廷猜忌將有
替移去則喪家住亦致討地狹兵少獨力不任願以小
兒結婚愛女時知祥亦貳于朝廷因許以爲援既而知
祥出師以圍遂州故璋攻閬州得恣其毒焉其年秋詔

削奪璋在身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塘爲東川行營招討使率師以討之璋之子宮苑使光業并其族並斬于洛陽及石敬塘率師進討以糧運不接班師明宗方務懷柔乃放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歸本道別無詔旨祗云兩務求安時孟知祥其骨肉在京師者俱無恙焉因遣使報璋欲連表稱謝璋怒曰西川存得弟姪遂欲再通朝廷璋之兒孫已入黃泉何謝之有自是璋疑知祥背己始搆隙矣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萬餘人以襲知祥（案九國志李昊傳云昊嘗與知祥從容語曰璋性狠戾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于色昊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既而璋果敗）知祥與諸

將率師拒之戰于漢州之彌牟鎮璋軍大敗得數十騎復奔于東川案九國志趙廷隱傳董璋襲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衆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與璋戰雞蹤橋前頗爲所挫廷隱僞遯璋逐之知祥與張公鐸繼進璋軍亂不成列廷隱整陣與知祥合擊之璋軍大敗先是前陵州刺史王暉爲璋所邀寓于東川至是因璋之敗率衆以害之傳其首于西川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終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攷證

唐列傳十四孟方立傳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　案舊唐書僖宗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與是書異

張文禮傳文禮病疽腹及聞史建瑭攻下趙州驚悸而卒　案文禮之卒遼史太祖紀作五月丁未與是書作八月異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五　唐書三十九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居言案新舊唐書作張言薛史李罕之傳亦作張言與此傳異賜名全義梁祖改爲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爲田農全義爲縣嗇夫嘗爲令所辱乾符末黃巢起寃句全義亡命入巢軍巢入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充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于河陽累遷至裨校屢有戰功爽表爲澤州刺史光啟初爽卒其子仲方爲留後部將劉經與李罕之爭據洛陽罕之敗

經于聖善寺乘勝欲攻河陽營于洛口經遣全義拒之全義乃與罕之同盟結義反攻經于河陽爲經所敗收合餘衆與罕之據懷州乞師于武皇武皇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進攻河陽劉經仲方委城奔汴罕之遂自領河陽表全義爲河南尹全義勤儉善撫軍民雖有賊寇充斥而勸耕務農由是倉儲殷積洛陽搢紳舊聞記王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道于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王于百人中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撫綏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漸衆王又于麾下選書計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中每屯戶至數千農隙選丁夫授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戶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二三千共得丁夫

閑弓矢槍劍者二萬餘人有賊盜即時擒捕之刑寬事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爲富庶于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罕之貪暴不法軍中乏食每取給于全義二人初相得甚歡而至是求取無厭動加陵轢全義苦之案新唐書李罕之傳云張言善積聚罕之食乏之士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所邀與薛史互有異同文德元年四月罕之出軍寇晉絳全義乘其無備潛軍襲取河陽全義乃兼領河陽節度洛陽搢紳舊聞記罕之鎮三城知王專以敎民耕織爲務常宣言于衆曰田舍翁何足憚王聞之蔑如也每飛尺書于王求軍食及縑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賓席咸以爲不可與王曰第與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曉罕之謂王畏己不設備因罕之舉兵收懷澤王乃密召屯兵潛師夜發遲明入三城罕之乃逃遁投河東朝廷即授王兼鎮三城罕之求援于武皇武皇遣兵助攻河陽會

汴人救至而退梁祖以丁會守河陽全義復爲河南尹檢校司空全義感梁祖援助之恩自是依附皆從其制初蔡賊孫儒諸葛爽爭據洛陽迭相攻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荆榛全義初至唯與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戶全義善于撫納課部人披榛種蓺且耕且戰以粟易牛歲滋墾闢招復流散待之如子每農祥勸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畝畝餉以酒食政寬事簡吏不敢欺數年之間京畿無閑田編戶五六萬乃築壘于故市建置府署以防外寇洛陽搢紳舊聞記王每喜民力耕織者某家今年蠶麥善去都城一舍之內必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丈夫遺之布袴婦人裙衫時民間尙衣青

婦人皆青絹爲之取其新麥新繭對之喜動顏色民間有竊言者曰大王見好聲伎等閒不笑惟見好蠶麥即笑爾其眞朴皆此類每觀稼見田中無草者必下馬命賓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衆決責之若苗荒地生詰之民訴以牛疲或闕人耕鋤則田邊下馬立召其鄰仵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之鄰仵皆伏罪即赦之自是洛陽之民無遠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夫田婦相勸以耕桑爲務是以家有蓄積水旱無飢民王誠信每水旱祈祭必具湯沐素食別寢至祠祭所儼然若對至尊容如不足遇旱祈禱未雨左右必曰王可開塔即無畏師塔也在龍門廣化寺王即依言而開塔未嘗不澍雨故當時俚諺云王禱雨買雨具

梁祖迫昭宗東遷命全義繕治洛陽宮城累年方集昭宗至洛陽梁祖將圖禪代慮全義心有異同乃以判官韋震爲河南尹移全義爲天平節度使守中書令東平王

洛陽搢紳舊聞記齊王與梁祖互爲中書令尚書令及梁

祖兼四鎭齊王累表讓兼鎭蓋潛識梁祖姦雄避其權位欲圖自全之計梁祖經營霸業外則干戈屢動內則帑庾俱虛齊王悉心盡力傾竭財貢助之其年八月時昭宗遇弒輝王卽位十月復以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梁祖建號以全義爲河陽節度使封魏王開平二年册拜太保兼陝虢節度使河南尹四年册拜太傅河南尹判六軍兼鄭滑等州節度使乾化元年册拜太師二年朱友珪簒逆以全義爲守太尉河南尹宋亳節度使兼國計使梁末帝嗣位于汴以全義爲洛京留守兼鎭河陽未幾授天下兵馬副元帥梁帝季年趙張用事段凝爲北面招討使驟居諸將之右全義知其不可遣

使敵梁末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顧蒙陛下委以副元帥之名臣雖遲暮尚可董軍請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段凝晚進德未服人恐人情不和敗亂國政不聽全義託朱氏垂三十年梁祖末年猜忌宿將欲害全義者數四全義單身曲事悉以家財貢奉洎梁祖河朔喪師之後月獻鎧馬以補其軍又以服勤盡瘁無以加諸故竟免于禍全義妻儲氏明敏有才略梁祖自栢鄉失律後連年親征河朔心疑全義或左右讒間儲氏每入宮委曲伸理有時怒不可測急召全義儲氏謁見梁祖厲聲言曰宗奭種田叟耳三十餘年洛城四面開荒斸棘招聚

軍賦資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指景待盡而大家疑之何也梁祖遽笑而謂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莊宗平梁全義自洛赴覲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昇殿宴賜盡歡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先是天祐十五年梁末帝自汴趨洛將祀于圜丘時王師攻下楊劉狗地曹濮梁末帝懼急歸於汴其禮不遂然其法物咸在至是全義乃奏曰請陛下便幸洛陽臣已有郊禮之備翌日制以全義復爲尙書令魏王河南尹明年二月郊禋禮畢（案歐陽史作全義再朝京師吳縝纂誤嘗辨正之）以全義爲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改封齊王（洛陽搢紳舊聞記梁

祖猜忌王慮爲後患前後欲殺之者數四夫人儲氏面請梁祖得免梁祖遂以其子福王納齊王之女兼領河陽先是朱梁時供御所費皆出河南府其後孔謙侵削其權中官各領內司使務或豪奪其田園居第全義乃悉錄進納四年落河南尹授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尙書令會趙在禮據魏州都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羣小間諜端居私第全義以臥疾聞變憂懼不食案通鑑全義力請明宗出師及聞明宗兵變故憂懼與此微異薨于洛陽私第時年七十五天成初册贈太師諡曰忠肅全義歷守太師太傅太尉中書令封王邑萬三千戶凡領方鎭洛鄆陝滑宋三蒞河陽再領許州內外官歷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

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蓋一人而已全義朴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位極王公不衣羅綺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數者人以爲難自莊宗至洛陽趨向者皆由徑以希恩寵全義不改素履盡誠而已言事者以梁祖爲我世讐宜斲棺燔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議者嘉之劉皇后嘗從莊宗幸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亂失父母欲拜全義爲義父許之全義稽首奏曰皇后萬國之母儀古今未有此事臣無地自處莊宗敦逼再三不獲已乃受劉后之拜

旣非所願君子不以爲非然全義少長軍中立性朴滞凡百姓有詞訟以先訴者爲得理以是人多枉濫爲時所非又嘗怒河南縣令羅貫因憑劉后譖于莊宗俾貫非罪而死露屍于府門寃枉之聲聞于遠近斯亦良玉之微瑕也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五代史闕文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日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内梁史稱上不豫厭秋暑幸宗奭私第數日宰臣視事于仁政亭崇政諸司並止于河南府廨署世傳梁祖亂全義之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忿恥欲剚刃于梁祖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陽遭李罕之之難引太原軍圍閉經年啗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頃刻得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負也其子廼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惡也臣謹案春秋莊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書姦也夫經言會者諱惡禮也傳書姦者暴其罪以垂誡也又莊二十二年傳書陳完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豈有天子幸人臣之家留止數日姦亂萌矣況全義本出巢賊依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用爲澤州刺史及爽死全義事爽子仲方即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帥河陽全義爲河南尹未幾又逐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托迹朱梁斵喪唐室雖勤課勸其實斂民附賊以固恩寵梁時月進鎧馬以補軍實及梁祖爲友珪所弒首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莊宗平中原全義合與敬翔李振等族誅又通賂于劉皇后乘莊宗幸洛言臣已有郊天費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剝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保證明宗欲爲子孫之福師方渡河鄴都兵亂全義憂恨不食終以餓死未死前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使繼孫莊宗貶房州司戶賜自盡其制略曰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繼爲獸之行畜梟獍之心其御家無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全義怒告劉皇后斃貫于枯木之下朝野冤之洛陽監軍使嘗收得李太尉平泉莊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立殺之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蓋亂世賊臣耳得保首領爲幸已多晉天福中其子繼祚謀反伏誅識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臣讀莊宗實錄見史官敘全義傳虛美尤甚至今負俗無識之士尚以全

義爲名臣故因補闕文粗論事迹云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本名簡祖巖父琮世爲陳許小校廣明之亂簡去鄉里事澠池鎮將栢夔爲部隷嘗爲盜于石壕三鄉之間剽掠行旅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積勞至軍校珙性嚴急御下無恩牙將李璠者珙所深倚愛小有違忤暴加箠擊璠陰銜之光化元年珙與弟河中節度使珂相持干戈日尋珙兵屢敗部伍離心二年六月璠殺珙歸附汴人梁祖表璠爲陝州節度使璠亦苛慘軍情不叶簡復攻璠璠冒刃獲免逃歸于汴案新唐書王重榮傳李璠爲節度使凡五月爲部將朱簡所殺據薛氏則璠逃歸于汴未嘗見殺也通鑑從薛氏

三年梁祖表簡爲陝州留後九月天子授以旄鉞車駕在鳳翔梁祖往來簡事之益謹奏授平章事天復末昭宗遷都洛陽駐蹕于陝時朝士經亂簪裳不備簡獻裳百副請給百官朝容稍備以迎奉功遷檢校侍中簡與梁祖同宗乃陳情于梁祖曰僕位崇將相比無勳勞皆元帥令公生成之造也願以微生灰粉爲効乞以姓名肩隨宗室梁祖深賞其心乃名之爲友謙編入屬籍待遇同于己子友謙亦盡心叶贊功烈居多梁祖建號移授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累拜中書令封冀王及朱友珪弑逆友謙意不懌雖勉奉僞命中懷怏怏友珪徵之

友謙辭以北面長戟謂賓友曰友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余位列維城恩踰父子論功校德何讓伊人詎以平生附託之恩屈身于逆豎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節康懷英韓勍攻之友謙乞師于莊宗莊宗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于平陽大破之歐陽史晉王出澤潞以救之追懷英于解縣大敗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因與友謙會于猗氏友謙盛陳感慨願敦盟約莊宗歡甚友謙乘醉鼾寢于帳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也但恨其臂短耳及梁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心友謙亦遜辭稱藩行其正朔天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

爲帥請節鉞于梁不獲友謙卽請之于莊宗令幕客王正言以節鉞賜之梁將劉鄩尹皓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宗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赴之敗梁軍于滑北解圍而還初劉鄩兵至蒲中倉儲匱乏人心離貳軍民將校咸欲歸梁友謙諸子令錫等亦說其父曰晉王雖推心于我然懸兵赴援急難相應寧我負人擇福宜重請納款于梁侯劉鄩兵退後與晉王修好友謙曰晉王親赴予急夜半秉燭戰賊面爲盟誓不負初心昨聞吾告難命將星行助我資糧分我衣屨而欲翻覆背惠所謂鄧祁侯云人將不食吾餘也及破梁軍加守太尉西平王

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友謙覲于洛陽莊宗置宴饗勞寵錫無算親酌觴屬友謙曰成吾大業者公之力也旣歸藩請割慈隰二郡依舊隸河中不許詔以絳州隸之又請解縣兩池榷鹽每額輸省課許之及郊禮畢以友謙爲守太師尚書令進食邑至萬八千戸三年賜姓名繼麟編入屬籍賜之鐵劵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一門三鎭諸子爲刺史者六七人將校剖竹者又五六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莊宗季年稍怠庶政巷伯伶官干預國事時方面諸侯皆行賂遺或求賂于繼麟雖僶俛應奉不滿其請且曰河中

土薄民貧厚貺難辦由是羣小咸怨遂加誣搆郭崇韜討巴蜀徵師于河中繼麟令其子令德率師赴之伶官景進與其黨搆曰昨王師初起繼麟以爲討已頗有拒命之意若不除移如國家有急必爲後患郭崇韜即誅宦官愈盛遂搆成其罪謂莊宗曰崇韜强項于蜀蓋與河中響應繼麟聞之懼將赴京師面訴其事其部將曰王有大功于國密邇京城羣小流言何足介意端居奉職讒邪自銷不可輕行繼麟曰郭公功倍于我尙爲人搆陷吾若得面天顏自陳肝膈則流言者獲罪矣四年正月繼麟入覲景進謂莊宗曰河中人有告變者言繼

麟與崇韜謀叛聞崇韜死又與李存乂構逆當斷不斷禍不旋踵羣閹異口同辭莊宗駭惑不能決是月二十三日授繼麟滑州節度使是夜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擒之誅于徽安門外詔繼岌誅令德于遂州王思同誅令錫于許州命夏魯奇誅其族于河中初魯奇至友謙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口（吳縝纂誤云伶官史彥瓊傳友謙有子建徽被殺傳中未載）見魯奇曰請疏骨肉名字無致他人橫死將刑張氏持先賜鐵券授魯奇曰皇帝所賜也是時百口塗地冤酷之聲行路流涕先是河中衙城閽者夜見婦人數十袨服靚粧僕馬炫燿自外馳騁笑語趨衙城閽者不

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既而扃鎖如故復無人迹乃知妖鬼也又繼麟登逍遙樓聞哭聲四合詰曰訊之巷無喪者隔歲乃族誅及明宗即位始下詔昭雪焉永樂大典卷二千三十一

史臣曰全義一逢亂世十領名藩而能免梁祖之雄猜受莊宗之厚遇雖由恭順亦繫貨財傳所謂貨以藩身者全義得之矣友謙向背爲謀二三其德考其行事亦匪純臣然全族之誅禍斯酷矣得非鬼神害盈而天道惡滿乎永樂大典卷二千三十一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終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攷證

歐陽史友珪遣招討使韓勍將康懷英等　擊友謙通鑑作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副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三書所載俱有異同

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帥請節鉞于梁不獲　案歐陽史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通鑑從歐陽史

補前張全義傳巢敗依諸葛爽於河陽屢有戰功爽表爲澤州刺史　案洛陽搢紳舊聞記齊王張令公外傳云王

在巢軍中知其必敗遂翻身歸國唐授王澤州刺史攷是書則全義因巢敗始歸諸葛爽乃表爲澤州刺史也舊聞記殊失事實

補前張全義傳　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　案通鑑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是全義之得幸於莊宗由幣馬也洛陽搢紳舊聞記齊王上表待罪莊宗降詔釋之及召見大喜開懷慰納若見平生故人盡魚水之契焉此蓋黨于全義者虛譽之辭

補前朱友謙傳　待遇同于己子　案歐陽史作錄以爲子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六　　唐書四十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梁將霍存得之于村落間年十四從征討存憐其爽邁養爲已子（案通鑑注以彥威爲霍存之子與薛氏異）存梁史有傳彥威未弱冠爲梁祖所知擢在左右漸升戎秩亟立戰功嘗中流矢眇其一目開平二年自開封府押衙右親從指揮使檢校司空授右龍驤軍使三年自右監門衞將軍授左天武軍使遷右監門上將軍乾化三年與袁象先同誅朱友珪梁末帝授洺州

刺史轉河陽留後乾化末邠州留後李保衡背李茂貞以城歸梁梁以彥威爲邠州節度使其年五月茂貞遣將劉知俊率大軍攻之彥威固守踰年竟不能下或得其俘悉令放之秦人懷其惠遂無侵擾轉滑州節度使移鎮鄆州兼北面行營招討總大軍于河上師徒屢敗降授陝州留後莊宗入汴彥威自陝馳至請罪詔釋之一日莊宗于崇元殿宴諸將彥威與段凝袁象先等預會酒酣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席宴客皆吾前歲之勁敵也一旦與吾同宴蓋卿前鋒之劾也彥威等伏陛請罪莊宗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器幣盡歡而

罷尋放歸藩明年從明宗平潞州授徐州節度使契丹犯塞莊宗以明宗爲北面招討使命彥威爲副彥威善言論頗能接奉明宗尤重之趙太叛于邢州奉詔討平之時趙在禮據魏州與明宗會兵于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刼逼彥威從入魏州皇甫暉等尤忌彥威欲殺之彥威機辯開說竟免及出彥威部下兵士獨全護衞明宗至魏州縣時明宗欲北趨常山彥威與安重誨懇請赴闕從至洛陽彥威首率卿相勸進于至德宮旬日之間內外機事皆決于彥威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將寘于法安重誨曰溫段罪惡負于梁室衆所知矣今主

上克平內艱冀安萬國豈爲公報仇耶至天成初除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鎭擒公儼斬之明年冬肆覲于汴州明宗接遇甚厚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三年冬卒于理所年五十七奏至之日明宗方出近郊忽聞奏訃掩泣歸宮輟朝二日至月終不舉樂册贈太師晉國公謚曰忠武子承訓弟彥琦累歷刺史皇朝乾德中立明宗廟于洛州詔以彥威配饗廟庭（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王晏球字瑩之自言洛都人少遇亂爲蔡賊所掠汴人杜氏畜之爲子因冒姓杜氏晏球少沉勇有斷倜儻不

擧梁祖之鎮汴也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帳下號曰廳子都（清異錄宣武廳子都尤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十二小機皆發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晉人極畏此）晏球預選從梁祖征伐所至立功累遷廳子都指揮使梁開平三年自開封府押衙充直左耀武指揮使授右千牛衛將軍軍職如故朱友珪之簒位也懷州龍驤守禦軍作亂欲入京城已至河陽友珪命晏球出騎迎戰擊亂軍獲軍使劉重遇以功轉左龍驤第一指揮使梁末帝嗣位以晏球爲龍驤四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十九日夜汴州捉生都將李霸等作亂縱火焚剽攻建國門梁末帝登樓拒戰晏球聞亂先得龍驤馬五

百屯于鞠塲俄而亂兵以竿竪麻布沃油焚建國樓勢將危急晏球隔門窺兵亂見無甲胄即出騎擊之奮力血戰俄而羣賊走散梁末帝見騎軍討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晏球奏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陛下但守宫城遲明臣必破之旣而晏球盡誅亂軍全營族誅以功授單州刺史尋領軍于河上爲行營馬軍都指揮兼諸軍排陣使莊宗入汴晏球率騎軍入援至封邱聞梁末帝殂即解甲降于莊宗明年與霍彦威北捍契丹授齊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仍賜姓氏名紹虔鄴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晏球時在瓦橋遣人招之明宗至

汴晏球率騎從至京師以平定功授宋州節度使上章求還本姓名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以兵戍滿城是歲王都據定州通鑑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契丹遣塔納舊作禿餒今改正率騎千餘來援都突入定州晏球引軍保曲陽王都塔納出軍拒戰晏球督厲軍士令短兵擊賊戒之曰回首者死符彥卿以龍武右軍攻其左高行周以龍武左軍攻其右奮劍揮撾應手首落賊軍大敗于嘉山之下追襲至于城門俄而契丹首領特哩袞舊作惕隱今改正率勇騎五千至唐河是時大雨晏球出師逆戰特

哩衮復敗追至易州河水暴漲所在陷沒俘獲二千騎而還特哩衮以餘衆北走幽州趙德鈞令牙將武從諫以騎邀擊德鈞分扼諸要路旬日之內盡獲特哩衮已下酋長七百餘人契丹遂弱晏球圍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戰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畧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鎮青州就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

卒于鎭時年六十贈太尉子徹位至懷州刺史（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戴思遠本梁之故將也初事梁祖以武幹知名開平元年自右羽林統軍加檢校司徒出爲晉州刺史二年授右監門上將軍尋改華州防禦使三年自左天武使復授右羽林統軍郢王友珪簒位授洺州團練使貞明中爲邢州留後遷本州節度使屬燕將張萬進殺滄州留後劉繼威以城歸梁末帝命思遠鎭之莊宗平定魏博以兵臨滄德思遠棄鎭渡河歸汴累遷天平軍節度使兼北面招討使將兵與莊宗對壘久之莊宗討張文禮

于鎮州契丹來援莊宗追襲契丹至幽州思遠聞之總兵以襲魏州至魏店遇明宗騎軍適至思遠乃涉洹水陷成安復歸楊村砦盡率其衆攻德勝北城城中危急符存審晝夜乘城以拒之莊宗自劑五日馳至魏州思遠聞之解去及明宗襲下鄆州思遠罷軍權降授宣化軍留後其年莊宗入汴思遠自鄧州入朝復令歸鎮明宗卽位移授洋州節度使及西州俱叛思遠以董璋故人避嫌請代徵入朝宿衞以年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八月卒于家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二十二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縣人也父元禮始爲郡將梁太

祖聞其名擢爲軍校從龎師古渡淮戰没于淮南漢賓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梁祖以其父死王事選置帳下編入屬籍梁祖之攻兗鄆也朱瑾募驍勇數百人黥雙雁于其額號爲雁子都（案歐陽史誤以雁子都爲梁軍名吳縝嘗辨其誤）梁祖聞之亦選數百人别爲一軍號爲落雁都署漢賓爲軍使當時目爲朱落雁後與諸將破蔡賊有功天福中授右羽林統軍入梁歷天威軍使左羽林統軍出爲磁州刺史滑宋二州留後亳曹二州刺史安州節度使莊宗至洛陽漢賓自鎮入覲復令還鎮明年授左龍武統軍莊宗嘗幸漢賓之第漢賓妻進酒上食奏家樂

以娛之自是漢賓頗蒙寵待同光四年正月冀王朱友謙入朝明宗居洛陽以友謙故人置酒于第莊宗諸弟在席友謙坐在永王存霸之上酒酣漢賓以大觴奉友謙曰公雖名位高坐于皇弟之上非宜也僕與公俱在梁朝以宗盟相厚自公入朝三發單函候問畧無報復忽余位卑不亦甚乎元行欽恐其紛然爲解之方止不數日友謙赤族趙在禮據魏州元行欽率軍進討詔漢賓權知河南府事明宗以漢賓爲右衛上將軍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托得爲婚家天成末爲潞州節度使移鎮晉州重誨旣誅漢賓復爲上將軍明

年秋漢賓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淸泰二年六月卒時
年六十四漢賓少勇健及晚歲飲啖過人其狀貌偉如
也凡所履歷不聞踰法梁時嘗領軍屯魏州莘縣適値
連帥去郡諸軍咸以利見誘請自爲留後漢賓則斬其
言者拒而不從聞者賞焉在曹日飛蝗去境父老歌之
臨平陽遇旱親齋潔禱龍子祠踰日雨足四封大稔咸
以爲善政之所致也及致仕東還亳郡見鄉舊親戚淪
沒者有塋兆未辦則給以棺斂有婚嫁未畢則助以資
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義之尋還洛陽有第在懷仁
里北限洛水南鎭通衢層室連甍脩木交幹笙歌羅綺

日以自娛養彼天和保其餘齒此乃近朝知止之良將也晉高祖卽位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惠有子四人長曰崇勲官至左武衛將軍（永樂大典卷二千三十一）

孔勍字鼎文兗州人後徙家宿州少便騎射爲軍中小校事梁祖漸至郡守累遷齊州防禦使唐鄧節度使梁貞明中王球據襄州叛勍討平之因授山南東道節度使莊宗至洛陽勍自鎭來朝復令歸鎭尋移昭義節度使同光季年監軍楊繼源與都將謀據潞州事泄勍誅之明宗卽位之歲詔還京師授河陽節度使未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劉玘汴州雍邱人也世爲宣武軍牙校玘少負壯節梁祖鎭汴州玘求自試補隊長從梁祖征伐所至有功遷爲牙將歷滑徐襄三州都指揮使開平中襄帥王班爲帳下所害亂軍推玘爲留後玘詭從之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以功歷復亳二州刺史徵爲侍衛都將出爲安州刺史貞明中爲晉州留後莊宗至汴玘來朝玘在晉州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鬬于境上莊宗見而勞之曰劉侯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歲時久矣不早相見玘頓首謝罪復命歸鎭正授節旄移鎭安州明宗即位遷鄧州節度使天成末以史敬鎔

代之玘還京師卒贈侍中有子師道仕皇朝爲右贊善大夫卒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八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少事燕帥劉仁恭爲騎將表爲嬀州刺史久之移刺德州天祐四年劉守光旣平滄州乃以其幼子繼威爲留後大將張萬進與知裕佐之繼威沖幼宣淫于萬進之家萬進殺之詰旦召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署知裕爲景州刺史會萬進納欵于梁知裕先奔于汴梁主厚待之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歸梁者皆隸于部下梁與莊宗交戰于河上摧堅挫銳惟恃歸化一軍然歲將一紀

位不及郡守同光初莊宗入汴知裕隨段凝軍解甲封邱明宗時爲總管受降于郊外見知裕甚喜遙相謂曰周歸化今爲吾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撫憐尤異而諸校心妬之有壯士唐從益者因獵射之知裕遁而獲免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爲房州刺史魏王繼岌伐蜀召爲前鋒騎將明宗卽位移刺絳州改淄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于軍旅勤于稼穡凡爲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喜之遷安州留後淮上之風惡病者至于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于他室或時問訊卽以食物揭于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召鄉

之頑狠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繇是弊風稍革長興末入爲右神武統軍淸泰初卒于官贈太傅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十九

史臣曰夫才之良者在秦亦良也在虞亦良也故彥威而下昔爲梁臣不虧亮節洎歸唐祚亦無醜聲蓋松貞不變于四時玉粹寧虞其烈燄故也況彥威之輔明宗也有翊戴之功績晏球之伐中山也著戡定之功方之數公尤爲優矣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九十七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終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攷證

唐列傳十六霍彥威傳存憐其爽邁養爲已子　案通鑑注以彥威爲霍存之子與是書異

値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　案歐陽史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攷朱守殷反明宗遣范延光馳兵斬之非由彥威之力宜以是書所載爲得其實

王晏球傳高行周以龍武右軍攻其右　行周歐陽史作行珪

朱漢賓傳謚曰貞惠　案五代會要作正慧引太常博

士林弼議曰漢賓散已俸以代荒逋濟疲俗而臻富庶所涖之地纔有政聲知進退存亡之理得善始令終之道謹案謚法中道不撓保節揚名曰正愛民好學寛裕慈仁曰慧請謚曰正慧從之是書及歐陽史俱作貞惠未知何據

劉玘傳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案通鑑攷異引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劉玘王延順物以其違亂將之命來歸編遺錄斬李洪勑云始扶劉玘既奔竄以歸朝若使玘翌日便斬亂將則襄州何以至九月始收復蓋玘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安

云斬亂以自誇大耳

周知裕傳淸泰初卒于官　案歐陽史作應順中卒

托諾舊作秃餒今改　特哩袞舊作惕隱今改

補前霍彥威傳至月終不舉樂五代會要天成四年六月勑故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勛名顯著宅兆已營度遵定謚之規議送終之制宜以三公禮葬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七　唐書四十一卷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爲紀綱光啟中罕之謁武皇于晉陽因選部下驍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祐七年改匡衞軍都校（案歐陽史作匡衞指揮使）柏鄉之役汴將韓勍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鎭定兵扼橋道韓勍選精兵先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鎭定兵將衂謂建及曰如賊過河則勢不可遏卿計若何建及於部選士二百挺

槍大譟禦汴軍却之于橋下二月王師攻魏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劉鄩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縱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追奔至其壘元城之戰建及首陷其陣授天雄軍教練使八月遷遼州刺史十四年從擊契丹于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楊劉自寅至午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堙塹率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役前軍逗撓際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橫矟當前曰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槍效節大

呼奮擊三軍增氣由是王師復振以功檢校司空魏博
內外衙都將十六年汴將賀瓌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
餘艘竹笮維之扼斷津路王師不得渡城中矢石將盡
守城將氏延賞危急莊宗令積帛軍門召能破賊船者
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賞延賞言危窘
極矣所爭晷刻時棹船滿河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鎧執
矟呼曰豈有一衣帶水縱賊如此乃以二船實甲士皆
短兵持斧徑抵梁之戰艦斧其笮又令上流具瓮積薪
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須臾烟焰騰熾梁軍斷纜而
遁建及乃入南城賀瓌解而去其年十二月與汴將王

鬭戰于戚城建及傷手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羣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衙銀槍效節帳前親軍善于撫御所得賞賜皆分給部下絕甘分少頗洽軍情又累立戰功雄勇冠絕雖劣者忌讒之時宦官韋令圖監建及軍每於莊宗前言建及以家財驟施其趣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莊宗因猜之建及性旣忠藎雖知讒搆不改其操十七年三月授代州刺史八月與李存審赴河中解同州之圍建及少遇禍亂久從戰陣矢石所中肌無完膚復有功見疑私心憤鬱是歲卒于太原時年五十七永樂

石君立趙州昭慶人也亦謂之石家財初事代州刺史李克柔後隸李嗣昭爲牙校歷典諸軍夾城之役君立每出挑戰壞汴軍柵壘俘擒而還八年與汴軍戰于龍化園敗之獲其大將卜渥以獻嗣昭每出征俾君立爲前鋒敵人畏之王檀之逼晉陽也城中無備安金全驅市人以登陴保聚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人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王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

出諸門擊殺于外遲明汴軍敗走十七年將兵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砦莊宗親率騎軍于河外循岸而上邀擊之汴人距楊村五十里于河曲潘張村築壘以貯軍儲莊宗令諸軍攻之汴人設伏于要路逆戰僞敗王師乘之賊入壘門梁伏兵起因與血戰君立與鎮州大將王釗陷入賊壘時諸將部校陷賊者十餘人君立被執送於汴梁主素知其驍勇欲用之爲將械而下獄久之梁主遣人誘之君立曰敗軍之將難與議勇如欲將我我雖眞誠效命能信我乎人皆有君吾何忍反爲仇人哉旣而諸將被戮尚惜君立不之害同

光元年莊宗至汴前一日梁主始令殺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十九

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爲騎將驍果出諸將之右燕帥劉守光僭逆不道莊宗令周德威征之守光大懼以行珪爲武州刺史令張犄角之勢時明宗將兵助德威平燕俄聞行珪至率騎以禦之明宗諭以順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在山北聞行珪有變即率部下軍衆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將兵援之明宗破行欽于廣邊軍行欽亦降尋以行珪爲朔

州刺史歷忻嵐二郡遷雲州留後天成初授鄧州節度使尋移鎮安州行珪性貪鄙短于爲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累爲賓職及佐行珪覩其貪猥因强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于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綿匹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絶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聞之深銜之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延策與之同謀父子俱戮于汴聞者寃之未幾行珪以疾卒詔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十九

張廷裕代北人也㓜事武皇于雲中從平黃巢討王行瑜自行間漸升爲小將莊宗定魏補天雄軍左廂馬步都虞候歷蔚慈隰三州刺史同光三年除新州節度使塞上多事廷裕無控制之術邊鄙常聳天成三年卒於治所詔贈太保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六十

王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歷瀛平儒檀營五州刺史思同母卽劉仁恭之女也故思同初事仁恭爲帳下軍校會劉守光攻仁恭于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時年十六武皇命爲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思同性疎儁粗有文性喜爲詩什與人唱和自稱

薊門戰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興聖宮頗用事思同不平之呂爲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曰料伊直擬沖霄漢賴有靑天壓著頭其所爲詩句皆此類也每從征必在興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州刺史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卽位後用爲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鎭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于中興殿明宗問秦州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寨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

盡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
及此耶時兩川叛欲用之且留左右故授右武衛將軍
八月授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遷京兆尹西京
留守伐蜀之役爲先鋒指揮使石敬塘入大散關思同
恃勇先入劍關大軍未相繼復被董璋兵逐出之及敬
塘班師思同以嘗獲劍門之功移鎮山南西道三年兩
川交兵明宗慮併在一人則朝廷難制密詔思同相度
形勢卽乘間用軍事未行而董璋敗八月復爲京兆尹
兼西京留守時潞王鎭鳳翔與之鄰境及潞王不稟朝
旨致書于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

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致殘害骨肉揺動藩
垣懼先人基業忽然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
之後謝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
急難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弦技見思同因歡諷動又
軍校宋審温者請使于雍若不從命即獨圖之又令推
官郝昭府吏朱延乂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藥彥稠至
方宴而技使適至乃繫之于獄彥稠請誅審温拘送昭
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
爲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于扶風三月十四日與張
虔釗會于岐下梯衝大集十五日進收東西關城城中

戰備不完然死力捍禦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
進攻其城潞王登陴泣諭于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性褊
詰旦西南用軍與都監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訴反
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
西門先入思同未之知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
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棄仗之
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畢集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
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與藥彥稠萇從諫俱至
長安劉遂雍閉關不納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
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思同計乖于事然盡

心于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鈞曰思同爾之故人可行迓之于路達予撫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家殘害骨肉非予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秉旄仗鉞累歷重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救弱則禍速但恐瞑目之後無面見先帝釁鼓膏原縲囚之常分也潞王爲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憩歇潞王欲用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屢啟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

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漢高祖即位詔贈侍中

永樂大典卷六千六百七十一

索自通字得之太原清源人也父繼昭以自通貴授國子監祭酒致仕自通少能騎射嘗于山墅射獵莊宗鎮太原時遇之于墅訊其姓名即補右番廳直軍使後因從獵射中走鹿轉指揮使佐周德威攻燕軍于涿州擒燕將郭在鈞從莊宗定魏博改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自隨駕左右廂馬軍都指揮授忻州刺史歲餘召還復

典禁兵領韶州刺史出爲大同軍節度使累歲移鎮忠武改京兆尹西京留守楊彥温據河中作亂自通率師討平之授河中節度使尋自鄜州入爲右龍武統軍初自通既平楊彥温代末帝鎮河中臨事失于周旋末帝深銜之及末帝卽位自通憂悸求死淸泰元年七月因朝退涉洛自溺而卒子萬進周顯德中歷任方鎮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終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攷證

唐列傳十七李建及傳改臣衞軍都校　案歐陽史作匡衞指揮使

又令上流具甕積薪其土順流縱火以攻其艦　案通鑑作木甖載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縱之與是書異歐陽史作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與是書同

高行珪傳明宗諭以順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率部下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　案歐陽史行珪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是行珪先

求救于晉而後降也是書作降晉後告急微有異同

王思同傳爲帳下軍校　案歐陽史作銀胡簶指揮使

飛騰指揮使　案歐陽史作飛騰都揮使

位止鄭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

以五紘技見思同　案歐陽史作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紘謁思同

又令推官郝昭　郝昭歐陽史作郝詡通鑑從歐陽史

補前索自通傳深銜之　通鑑自通承安重誨指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貴妃保護得免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攷證